虛舟題跋

敘

六藝之致一也書雖小道古君子用力於斯者亦罔不致其極焉蓋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徵期合乎道朱子謂執是則蔽取舍則惑大儒之論識進乎藝術之流者也金澧

王太史翁林以繪畫知名一時閱今四
五十年其遺墨人爭寶之弗敢佚題
跋數卷太史經臨摹之傑精白於
其所得者太史之於書可謂極其致
矣玄太史遭際
清時仕入

禁近優游翰墨不以玉堂天上爲榮
不以飛沙拒塞爲苦神融墨暢手和
筆調其於古人所謂以神遇不以
迹遇者與之與世浮沉不自樹立其故
名宦能與後世之傳於吾家稱歎太
史之精以書名擅世頃吾校其題跋

于忠孝節義具以漓淋反覆出之而亦間有足以證史闕之謬處者夫史豈徒峥嵘於金石已哉讀其文矣抑又可得之于筆墨之外也已先是太史有所云題跋四卷吾友吳興沈君茅舟手書錢司馬壽泉梓之其後

陳君映〻復得虛舟題跋十卷而缺其前三卷閱川楊君竹坡復乞芥舟手書合錢本共鏤板傳世又四年映〻更訪得前三卷於吳門嘯甫學士會芥舟來閱川竹坡仍乞書之而補梓于後於是太史之題跋得裒然成完

書而諸君子之有力于太史亦可謂
非相識之深也吾喜之於道淑矣抑
自孝謹逮元明工書之士莫不悍
其顏力而殫精其心思而後能生入乎
古人而自淑其家數蓋凡諸藝業
未有不以勞苦而得者也太史嘗曰

言當運思落筆時雖疾雷破柱猛
飆驚篝亦弗及覺然則所謂池水盡
黑亦有入山十年不出者豈欺我邪
某每及映之俱苦心字學而力模太史
者好坡亦与兩人法度議論不倦讀
太史之書其亦有得乎太史之言語

也

乾隆三十九年冬十月商河朱辰應

釋手謹序

虛舟題跋原卷目次

卷一

虛舟題跋原卷一

金壇王　澍篛林著
吳興温　純一齋訂

商比干墓銅盤銘

周書武成篇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云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薛尚功鐘鼎款識云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

則比干墓與銅盤皆在河南也及閱張邦基墨莊漫録云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為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闊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玉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其玉久在秦

庫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墨莊漫録所記與薛氏不同據墨莊漫録言似乎可信然商都河南北千決無葬鳳翔之理此得自鳳翔者不知何代時物決非比干墓銘意當時李朝孺等以得此古物欲神其説以達於朝遂不復深考而指為比干墓銘爾後世遂據以為此武王封比干墓之銘果何據耶三代文字古奥此銘殊直遂決知非武王語且其文或則釋云左林

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于焉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兹焉是保彼此互異究竟不可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與余以其字特奇古故論而存之如此

岣嶁山碑銅盤銘自是無上太古奇跡目為僞者非也但書特奇古不可通識釋之者以今人文字强名古人安得有一字是處不如疑以存疑不一字强為之釋猶存古人真面目也往在

都得土岳肩有銘字二細瘦奇古與此銘不殊為同門友舒太史子展借去遂燬於火未得搨勒以傳至今邑邑

夏大禹南岳峋嶁碑

盛宏之荊州記云南岳周迴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元夷使者遂獲金檢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峋嶁峰又傳在衡

山縣密雲峰昔樵夫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明楊升菴云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刻於岳麓書院者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唐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

卷身蘸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則是劉韓二公皆未之見也唯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則似曾親見之者然碑文字體脩長所謂螺書匾刻與元本不合究未爲親見此碑者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岳尋訪不獲竟云衡山實無此碑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

之詩為傳聞之誤大段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
湊過南岳登祭刻石理所應有而地既幽絕跡
瀁茫昧龍文祕跡鬼物呵護故樵夫牧子偶或
見之有意尋訪竟屬茫昧何致一所模究竟未
知確否後來再四傳刻愈遠而愈失真更何從
定其是非耶明楊升菴釋文云承帝曰嗟翼輔
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尔
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知營形折心罔弗辰往

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褒勞餘伸禋鬱塞昏
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凡
七十七字此何所據耶顧炎武謂其字奇而不
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猶以釋文
爲可信未爲據本之論也余爲之定其說曰禹
碑茫眛既無從定其有無字跡荒奇更何能識
其然否要當疑以存疑不必強爲之說斯得之
矣

為釋文者自楊升菴後又有沈鏡楊時喬杜壹郎瑛四家皆依約升菴之旨間以已意妄為注釋近有好事者復從而刻之究竟上古神跡荒遠奇秘學者但當存其字而不必強識其文以意強識不能得其是非反增一重障閡不知而作殊無取也

周穆王壇山石刻

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

山遂以爲名在今真定府贊皇縣南一十五里山上石刻吉日癸巳四字傳是穆天子筆癸巳志其日也筆力瘦勁有劍拔弩張之勢晉衞夫人謂李斯見穆王書七日興歎蓋即此也宋仁宗皇祐四年九月尚書宋祁自亳社之鎮陽遣人求取此字郡守王君使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州將劉莊因鑿取以歸龕置廳事壁間宋吳興施宿謂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内府則今所

存者乃皇祐五年権審事李中祐所别刻本也歐陽公集古録謂宋公祁在鎮陽嘗模此字今按李中祐記則摹石者乃李中祐非宋祁亦在皇祐中非慶歴也又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石今移置儒學戟門西壁乃中祐所刻石非原石也小篆作於秦相李斯此四字全是小篆不應穆王時已先有之故趙明誠金石録以為疑然岐陽石鼓作於周宣王時距穆不遠亦已多用

小篆於壇山石刻又何疑乎曩於泉南秦太史裔閣見其所藏舊本謂是穆天子舊刻雍正辛亥春過吳門訪友人蔣繡谷出一紙見示吉日癸巳正與秦同而旁有李中祐記記石正平而吉日癸巳四字石多鑱損始知向時所見乃是李本不復可得矣明都穆金薤琳瑯謂宋學士濂嘗摸其字重刻浦陽山房仍自爲跋考據精當惜末由見俟異日訪之

周宣王石鼓文

石鼓今在北京順天府國學大成門内癸丑春搨得九紙昔傳有十今亡其一也石形似鼓而週刻其文相傳為史籀書嚴正銛利遒朴而有逸氣為大篆之祖竇泉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古哉言也惜其歲久剥落至唐始顯韋蘇州韓昌黎皆以為周宣王時物無疑余在秦中所得周彝商鼎其款識銘篆尤屬精嚴

工緻皆與石鼓文為近

周吳季札墓碑

碑在今丹陽縣南門外延陵鎮季子廟中廟去鎮九里故俗呼季子廟為九里越絶書曰毘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虛即其地也碑以唐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於石下有吳郡大理司直張從申跋畧云夫子篆季子之墓凡十字歷代綿遠其文殘缺元宗

勑殷仲容模搨其本尚傳今重刋於石丹陽南門外驛前江陰季子廟亦皆有刻然不及九里本遠甚此十字世傳以為孔子書故淵明季札贊有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句張燕公謝碑額表亦有孔篆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之語而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也按元吾邱衍學古編曰古法帖止云烏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手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

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且音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洗郡字左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繆據此則此十字必非孔子書然篆法敦古即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所作至淳化帖所載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決矣

秦詛楚文

按詛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按史記年表秦繆公之立當楚成王十三年其時秦與楚並未見有會盟婚姻之事所謂戮力同心者蓋無可考又去背十八世之詛盟秦自穆公至惠文君為十八世當楚威王懷王之時威王之立先惠文二年凡十一年而卒終威王之世未嘗有事於秦及

懷王立張儀始相秦而興兵搆怨於楚則此詛

正為懷王也懷王六年秦使張儀與楚齊魏會

盟齧桑十一年李兌約六國伐秦懷王為從長

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六國皆引而歸所謂率

諸侯之兵以臨加我者也史記謂蘇秦約六國

伐秦時蘇秦已死戰國策云李兌約六國當以

國策為正十六年秦使張儀以商於地六百里

誑楚使絶齊及楚與齊絶使一將西受地秦倍

約不與所謂求取我邉城新鄎及郝我不敢曰可是也懐王既受秦誑乃發兵擊秦敗於丹陽秦取楚漢中郡又悉國兵擊秦大敗於藍田所謂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邉境者是也玩今又悉興其衆云云則此詛正在懐王與秦戰藍田時當是時楚雖數敗然能合諸侯以抗秦者惟楚而已故以計誑楚不已又詛盟於明神以質之及楚既敗又分漢中地以與楚平秦之畏楚

蓋已甚矣然誑楚之舉秦則無禮及詛之於神乃深沒其文而矯舉以祭夫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楚可誑神可誑乎詛楚之舉與誑楚等耳董廣川謂秦之詛楚爲須褎按須褎之立在秦昭襄九年秦自穆公迄於昭襄歷世二十與十八世之語不合若以爲楚之十八世楚自成王歷十八世爲須褎雖合一十八世之語然此爲秦詛楚之文自當以秦爲正又況是時秦大

敗楚於武關未幾楚遂失郢保於陳城楚於是不復能振秦更何所畏而詛之哉廣川之言殆未足據

又王順伯云詛楚文有三皆出於近世初得告巫咸文於鳳翔東坡鳳翔八觀詩嘗紀其事舊在府廨徽皇取歸御府次得告大沉久湫文於渭時蔡挺帥平凉攜之以歸在南京蔡氏家後得告亞駝文於洛在洛陽劉忱家其詞則一惟

質於神者隨號而異巫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
湫在安定郡即朝那湫也久讀作故亞駝即呼
沱河亞王存又以爲鳥顪野王考其地在靈邱
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邱故呼沱自穆公
以来爲秦境也時邠鏊徧走羣望想不止三所
今見於世者止此耳
或以楚王無熊相按世家懷王名槐槐與相皆
從木當是傳寫偶誤又世家作槐而年表又作

魏既可以槐為魏又何不可以相為槐乎惡當以詛文為正

詛楚文集考

又秦嗣王又通有殷用吉玉宣璧殷籀文敢下同宣古宣字通瑄爾雅璧六寸謂之瑄肉倍好謂之璧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為瑄璧也使其宗祝邵鼛布愍愍一作忠告于不顯大沈久湫不顯當作丕顯文王詩有周不顯毛注甚顯也朱子作豈不顯洮久讀作故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之朝那此告故湫之文告巫咸則作不顯大神巫咸告亞駝則作不顯大神亞駝各隨所詛異稱後於此巫咸在

解州鹽池西南亞同烏亞駝即呼沱河顧野王考其地在靈邱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邱則乎沱自穆公以來為秦境也

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辠呂古以字熊相史記作熊槐當由傳寫誤辠古罪字

昔我先君繇公繇古穆字及楚成

王是繆力同心是讀作寔繆讀作穋兩邦岧臺岧古若字臺古壹字

絆以𡛟𡜊𡛟𡜊即婚姻袗以齋盟曰枼萬子孫毋相

為不利枼即葉字古枼傳通𢽳卬大沈久湫而質焉𢽳古文親

卬即仰字或作卬誤巫咸亞駝皆有不頸二字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

康回讀作庸回通即道字淫失甚亂失讀作佚甚讀作耽宣奓競從奓古

俊字從即繼字變輸盟刺輸讀作渝變也內之則虣虐不姑[illegible]
文則字䛐古暴字姑丞咸亞馳丕作辜形戮孕敽敽即婦字幽剌敹戚
戚古文咸拘圉其叔父寘者寘室櫝棺之中者古通諸下同
外之則冒改久心久心當作故言秦楚交好文今忽渝盟是改其故心也
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劉威神劉通烈
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倍即倍字秦自穆公至惠文王爲十八世率
者侯之兵以臨加我史記懷王十一年李兌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懷王
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皆引而歸欲剗伐我社稷伐成我百

牧牧即姓字求茂濃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
卹以主玉義牲述取倍邊城新鄆及郱長敍倍
不設曰可義即儀倍古我字一作吾懷王十六年秦使張儀以商於地六百里誑楚使與齊絕懷王信之及既與齊絕使將西受地秦倍約不與齊今又悉興其眾
張矜忎怒忎音府巫戌李作憲籀文臆字飾甲底兵奮士盛師
呂偪倍邊覽覺讀作境將欲復其貺蹟貺一作貺都穆作凶當是
懷王十七年憤張儀誑巳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唯是秦邦之羸
衆敝賦輻輸棧輿羸即羸字輻讀作鄞草也輸音俞禮使介老

將之以自救也使將皆去聲也巫咸本作殹古也字見石鼓及秦權繇諭棧與言非戎器之備也介老謂一人之老言非將率之才也秦自謂不得巳特遣一介之老將率羸衆敝器自救而巳言不敢飾甲底兵以先伐楚也曰禮使者明楚興師之不以禮也秦紀惠王十三年庶長章擊楚丹陽虜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

亦應寽皇天上帝寽古受字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亯劑楚師亯篆文克劑巫咸本作衫古制字且復略我邊城懷王既敗藍田秦使使約復與楚從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秦李斯嶧山碑

史記始皇本紀載始皇所刻石頌秦德者凡七二十八年首嶧山次泰山次琅邪臺二十九年首之罘次之罘東觀三十二年刻碣石門三十七年刻石會稽自泰山至會稽其辭皆載惟嶧山刻辭不著但云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議刻石頌秦德故歐陽公集古録以爲疑然其詞高古與泰山以後六刻正同篆

筆蝸圖亦定非李斯不能作無可疑也唐封演聞見記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太武帝拓拔燾也闕中郭允伯誤為曹操又謂索虜拓拔燾亦使排倒一事誤作兩人謬妄可笑又見聞記謂此碑雖為太武排倒然猶歷代摸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闕不全邑宰復別刻一石以應求者於是嶧山碑始有新舊二本而杜少陵謂嶧山之

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則邑宰別刻之後
又有棗木本而嶧山碑凡三刻矣宋淳化四年
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摸本刻石長安國子
學千載絶跡頓還舊觀於是競相傳刻世閒凡
有七本見於楊士奇東里續集及都穆金薤琳
瑯余所見僅鄭文寶長安本及李處巽應天府
本二刻而以長安本為冣近見毘陵莊氏宋搨
精本特輟寢食摸之未知於李丞相如何或亦

可追隨徐常侍也

史記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則碑辭始皇時所刻後詔則二世時所刻先後不同時故書法大小名異要之辭與翰皆李斯筆也原碑二世詔在始皇刻辭之旁鄭文寶乃牽連刻之世人不察遂皆以爲始皇所刻誤也

始皇嶧山石刻在二十八年而碑辭有廿有六年上薦高號之語與史不同按始皇紀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議帝號稱成功號曰皇帝故曰廿有六年上薦高號也至廿八年乃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而立石焉上鄒嶧山爲始皇東巡之始立石嶧山爲始皇立石之始而史獨不載其辭不可解也

余與華生瀫山論此碑云小篆開自李斯省大

篆之繁縟以趨簡易三代以來風氣至此一變後來李陽冰祖述斯法更就流動遷不及斯遠甚盖李斯筆法敦古於簡易中正有渾樸之氣不許人以輕心掉之至陽冰則體柔而用圓便覺去人為近學之容易後來徐鉉夢英皆本陽冰所以日趨而下陽冰之不及李斯正猶李斯之不及史籕石鼓文天動神隨無意求工自成結搆至李斯則排比有跡矣此皆天運所關非

人力所能為也

漢魯相爲孔廟置百石卒史碑

漢孔廟碑傳於世者於今有三一乙瑛二韓勅三史晨皆魯相也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承秦之敝蔑棄經籍毀薄儒生及其末流乃斤斤於孔廟祀事不數十年卒底滅亡非崇聖道之過不早理其本至於國勢垂盡乃始翻然悛悟爲此迂遠不急之務則已償矣且是舉也不出自朝

廷而皆出自魯相相則賢矣如國計何夫以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漢有天下至四百餘年尚且守廟之人祭無禮器祠無常費及魯相請置僅乃得之且元嘉三年已可魯相請出王家錢給大酒值矣魯未二十年仍復廢弛建寧二年史晨又請名爲尊禮孔子實則誠心不固旋舉旋廢則此數事直具文耳具文何益焉得不究於亡也哉

三碑乙瑛雄古韓勑變化史晨嚴謹皆漢隸極則學漢隸者須始史晨以正其趨中之乙瑛以究其大極之韓勑以盡其變隸而至於韓勑銳如削鐵瘦若綰鐵有前一筆不知後筆如何下落有上一字不知下字如何結搆自有書法以來變化之妙無有及者唯鍾太傅賀捷表為略得其意然不始於史晨擴以乙瑛莫有能測其津涯者余故特舉此三碑為書家楷則

此碑蓋魯相平請以孔和為百石卒史已得請受職矣追其所由原於乙瑛之請蓋當時雖已可其請而尚未除吏天子旋即改元乙瑛旋亦改秩故魯相平特踵乙瑛而申請之其曰前相瑛者明以孔和為百石卒史非瑛事也平猶不言姓者平主於請置百石卒史故他人皆稱姓皆有讚語平猶例不稱姓也永興元年即是元嘉三年六月去三月中間才兩月耳乙瑛前事

未竟故乎特復終之非有乙瑛之請則百石卒史不可得置故詳叙乙瑛之事以為其功皆本乙瑛也末段又補叙鱗廪請置百石卒史朋乙瑛之請又本鱗廪并附載令鮑疊造作百石吏舍然後百石卒史事首尾完竟耳

每見近日文移奏牘一事必再三繁複至於連篇累牘而不休竊怪何不省簡乃浪費筆墨如此今觀此碑乃知漢時其體便爾百石卒史一

事凡四五言之不𡟲複沓然叙來自覺簡古可誦不似近日都成吏胥聲口

司徒公兩行二十四字原碑在秦雒陽宮下以碑此處稍有隙地故隨處附記實則文義未竟今移置書到言下覺都元敬楊用脩録全文而竟脫落為𧰼芥耳

虗舟題跋原卷二

金壇王　澍篛林著

吳興溫　純一齋訂

漢魯相韓勑孔廟碑

韓明府於聖廟凡有兩碑一立於永壽二年一立於永壽三年此其前碑也前碑在聖廟同文門右後碑在聖廟同文門左康熙二十有三年十一月

聖祖仁皇帝幸闕里由奎閣西偏門出至同文門於右首觀百石卒史碑次觀韓勑前碑於左首觀史晨祀廟碑次觀韓勑後碑則康熙二十三年韓勑兩碑具在也三十年前鄭谷口尚手搨一本以遺朱竹垞不知何時遂毀鄭芷畦再四訪求竟不可得矣惜哉

韓明府於聖廟其功有二一為復孔親二族繇發一為脩孔子宅廟禮器集古錄作脩孔子廟

器表天下碑錄作復顔氏縣發碑皆得半之見惟金石錄作韓勑孔子廟碑不主一事乃爲得之碑本無領今題名定著從金石錄增書漢魯相韓勑增脩孔子廟前碑十二字以正其名謂之增者造立禮器前世未有勑始增之復孔親二族縣發亦前世未有者也脩飾宅廟則前所故有勑特脩之耳謂之前碑者明有後碑也隸辨云碑文一十三行行三十六字第八行皇

戲皇字高出一格碑末題名三行行三人後有碑陰一十七行又有數人附其下參錯不齊凡六十有二人碑之兩側各有題名凡三十有三人碑以漢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五日立按爾雅歲在申曰涒灘歎即灘也霜月之靈霜降爲九月節也皇極之日洪範五皇極五日爲皇極日也洪容齋隨筆謂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亦

皇極之義也
范史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傅一人
相一人光武建武二年封北海靖王興爲魯王
此象之所以有丞相也漢初其官職傅爲太傅
相爲丞相至景帝時吴楚七國反遂改丞相但
曰相太傅但曰傅此象之所以不稱丞相而但
曰相也
顔育孔賓顔下闕一字育下闕半字余以陳古

白精搨本校之胷下孔字猶存左半按家語聖
母顏氏名徵在故云顏育孔寶也
聖如孔子而曰近聖是何言語當是處東漢之
末流媚悅成俗所以褒崇其君者無所不至只
孔子爲近聖意葢謂漢帝爲大聖也史晨祀孔
廟奏銘云素王稽古德亞皇代亦是此意
此碑文特古與彝釋謂其雜用讖緯不可盡通
金薤琳瑯謂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即皇帝位篤

好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衍滋廣往往恠誕荒
忽不經之甚是則固然然吾謂此義不始光武
商乙啓契周跡啓棄自古聖人往往而然於光
武乎何尤

并官氏聖妃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幵
官氏本注幵古其字又姓也或誤作幵碑書作
幷隸法小變耳隸辨以為家語作并官氏與此
碑同而以作幵者為誤今家語正作幵以幷為

正者隸辨誤耳聖妃者聖配也隸釋云以妃為配按古者妃為女子通稱漢曹全碑大女桃斐斐即妃字魏書刑法志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則知妃字正不必讀作配也

按开字雖隸法有變不應書作并字今家語亦正作并并姓譜列并官氏于去聲敬韻引先賢傳亦正作并官氏至亓官二字各書俱無可考惟字典載之亦不言出何書碑陰有开煇其人者

亓不作幷
復顏氏幷官氏里中縣發以尊孔心鄭芷畦云
繇本作徭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嘗繇咸陽應劭
注繇役也發者禮王制有發則大司徒教士以
軍甲疏謂軍旅以發士卒也繇辨云發當屬下
句便不成語又碑明有繇字金薤琳瑯誤以爲
闕
食粮巳于沙邱闕里志秦始皇發孔子墓旣啓

見冢壁上刻文云秦始皇何殭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餐吾飯以為粮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邱當减已愚謂此盖後人見碑有食粮已于沙邱之語漫衍其旨僞為此語以惑人而昧者不察遂據以為信耳此亦當是讖緯不經之語詞既平直不古義復鄙瑣不堪豈有大聖人而為此小道者乎

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於禁壼者絲繹云以雷

爲罍柤爲俎梪爲豆也㡀者趙氏謂以形名之
青州近獲一器全爲伏鹿形是也杞棜釋云音
凡木名皮可爲索綦辨云綦釋盖據集韻釋之
杞與籩禁壴丞列皆勅所造禮器杞可爲索非
禮器也博雅温杯也集韻杞音凡或作温㽀
與杞同音或是借溢爲温也此碑借用字甚多
如罍爲雷璉爲輦之類多是禁禮器士大夫棜
禁如今之方案壴字與上下文符觚與汚協韻

當是壺字
違彊之思違音緯說文遠也彊即彌久也成陽靈臺碑廣漢王君石路碑防東尉司馬季德碑俱作彌言諸君羡韓明府名德欲為文立石垂久遠也
碑文四言為句獨首句五言而以皇字高出一格或謂戲字作歎羡之辭非是戲即伏羲之羲謂伏羲承天畫卦而啓孔氏之著作也鍾繇受

禪碑亦有皇戲之質堯舜之姿語皇下金薤琳瑯又謂闕一字今碑戲字現存都氏誤也又以侯知真金薤琳瑯又謂真字闕今碑明有真字亦都氏誤大抵都元敬當時既未嘗親至碑下又未得見完整全文徒就舊搨裝成本從而錄之故不免多誤耳

頳育空桑綠釋云呂氏春秋言有侁氏女探得小兒於空桑是為伊尹蓋託之神物與履拇吞

免同或曰空桑地名也此云聖母顏氏育于空桑不经之甚愚按漢末崇尚讖緯韓君既知尊孔子而以不經語賛之其侮聖人亦已甚矣以什言教什字絕似升字陳香泉金石遺文録云漢緐字原什字收入四十五厚作丰白石神君碑栗什五泉什字正如此

胡輦器用緐釋云胡輦者瑚璉也周禮大司徒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輂注夏

后氏二十人而輂啟十八人而輂周十五人而輂故書輂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輂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釋文連本又作槤槤連輂三字古通用

出誐造造下闕一字華十五澂山云當是夏字詩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渠渠言無所不具也言韓明府出誐脩飾孔廟制造既極宏壯增修禮器又無不備具猶秦之夏屋渠渠也

夏與下文工不爭貫韻云相叶今碑字雖糢糊然猶彷彿可見水通注通下又模糊一字按陳古白舊搨本通下知是國字左半猶存言玄汚之水無不宣杼通國皆流注無窒塞也年壽即眉壽年眉音同故通用也

漢人作字皆有生趣此碑意在有無之閒趣出法象之外有整齊處有不整齊處如下字乃字桑字之添改紫字絕字之行草尤覺天真爛然

生氣橫出此皆前古所未有而今始開創之遂已啓褚公雁塔聖教序顏公宋廣平等碑之先出誠造下諦視石本乃是吏字此數句上下俱無韻意造吏者即吏造也木字偏旁篆作朩隸作木或作朩未有作木者作木只此一碑竟與神示之示無甚分別但示字首作小畫此則作點爲小異耳婁機漢隸字原皆譌作木右正文

此九人書于正文之後分三列每列三人韓明

府主於脩飭聖廟故首揭之且稱名及字不與衆人等以見褒美之意餘皆出泉褒事者故各紀其爵里名字與出泉數以著其義以其出泉有先後故隨地勒紀也

勑說文勞也从力来洛代切敕誡也重地曰敕从支束讀作恥力切兩字本不相通然經典相承皆以勑為敕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書臯陶謨勑我五典益稷勑天之命康誥惟民其勑

楙和多士勑殷命終于帝詩楚茨既匡既勑皆以勑為敕隸辨云敕者上命下之辭自漢以来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漢史晨碑又勑瀆井復民漢書陳咸傳公移勑書而孫寶之告督郵范史多用勑字盖是時上下通行本無拘也至南北朝以下則唯朝廷専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書習數字遂致見殺韓勑李東漢人故應無忌又漢繁陽令碑

陰有程勑則知漢人以勑名者不獨一韓勑歐公謂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故是考之未詳也韓勑字叔節程勑字伯嚴詳其意義皆非勞徠之勑當讀為戒敕之敕

韓勑後即書潁川長社王元君真後碑亦有道人潁川長張字下闕君直姓氏兩碑所書當是一人其里居同其字又同雖碑字闕然知是長社知是王元君直當是君真而隸釋誤書耳緣是

道人故即書韓勅下所謂異人同心者也觀其名與字知是道人不疑也

鄭芷畦云涿郡太守樂安相之兄也省志志陵墓魯諸王墓下注云魯恭王孫皆葬於此大墓二十餘石獸二石人三胸臆閒篆刻曰漢樂安太守麃君然則麃姓是魯恭王後也

魯傳說見前魯相下此魯傳世起當是魯人之姓傳名世起者非太傅之傅後左側魯傳兗子

豫乃是魯太傅其爵雖尊而無功於聖廟且出泉之次在後故列於左側也或以魯傅名號相同焉知此非太傅之傅按漢碑題名未有但書其爵而不著姓者此傅世起以是會稽太守故列碑前若果魯傅則其爵尊於會稽太守不當列於太守下矣右碑末題名

此六十四人書於碑陰亦分三列每列十七人首列增書三人而以陽樂張普鰲曲成侯王暠

下河内朱熊繫京兆劉安初下豫州從事蕃加
進繫下邳周宣光下凡二十人二列無增三列
增書八人而以孔儀父繫魯孔曜下文陽蔣元
道繫魯孔巡下文陽王逸繫魯孔憲下南陽張
光繫魯汎下雒陽王敬繫褒成矦孔建壽下魯
石子重繫魯孔朝下北海袁隆繫魯劉重後下
魯周房繫夏矦盧頭下凡二十五人左邊又有
細書山陽金鄉師燿等二人共六十四人繇辨

僅載六十二人盂碑邊細書未經細心尋究或
搨本遺失故耳隸辨又以細書二人附於兩側
爲誤
褒成侯猶今之衍聖公也爲孔子後典主聖廟
祀事范史孔僖傳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孔志爲
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從封褒亭侯損
卒子曜嗣按孔和韓勑兩碑皆後永元六十餘
年從封已久不應猶仍故封今百石卒史碑載

褒成侯四時来祠韓勑碑陰載褒成侯孔建壽仍而不改當由史誤又隸釋稱孔建壽即損之字按損以永元四年徙封即封時年少至永壽二年亦已老矣而子曜尚未襲封著於碑陰又曜既爲損子不應子列父前碑陰宜不失書其爲史誤的然無疑矣　右碑陰

碑之兩側皆有題名此左側也書分三列每列四人增書五人而以孔建壽繫薛在芳下煇世

平縶文陽公下允父治真縶魯傳兖子豫下魯孔昭縶魯孫般下又以卞盧城子縶魯孔昭下凡十有七人

左側首書北海傳敦謙以是師傅之尊故首列之且縶壯海郡官於魯爲客也下即書令長丞尉以是本郡官長故尊之也按范史縣萬户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碑稱時令則大縣也丞一人碑書故丞魏

令向嘗為丞今遷魏令者也尉二人以是大縣
故有左尉右尉也正與史書合
此碑題名者凡百有七人多書出泉之數唯韓
明府及時令但列爵里名氏者韓明府功最大
非僅出泉者所可並故首揭而大書之時令掌
魯一邑之政佐韓明府故亦不書出泉之數也
列之第二者敬讓爵尊非時令所可並亦以見
韓明府之功遠出時令上也

孔建壽與碑陰重見碑陰稱褒成侯此但書魯碑陰書出泉千此又書出泉二百豈既出泉千矣而意猶以爲未盡故復出泉二百與然則孔氏子孫之極力奉義亦可見矣

相行義史文陽公當是姓文名陽公或字陽公者非公侯之公或言何由决其非是曰豈有爲公侯之人而復爲相史者煇世乎不著郡望官位當與文陽公同里幷同官者故即繫文陽公

下右碑左側

右側獨亦四列每列四人而增其二以元臺繫山陽瑕邱下蕃王狼子繫太山韋仲元下凡十八人

瑕邱乃地名非人名按范史屬山陽郡元臺亦當是山陽所屬之地以非邑故范史不載耳此两地泉少人多不能不書又不可以巻書故揔而計之曰瑕邱九百元臺五百也

兩側除瑕邱元臺外其以名著者共三十有三人合前都百有六人韓公此舉人心恍脹一時咸願出泉襄事碑末不足書於碑陰碑陰不足書於碑側一書不已移時又增大書不已又增細書烏乎豈不盛哉

隸釋載碑前九人碑陰六十二人而無碑側三十三人蓋緣當時搨本流傳但有碑陰而無兩側故也金薤琳瑯稱其家所藏本始涿郡太守

象應次公終河南樊文高亦似未見全本故次第淩亂若此然則余生二公後又數百年獨得見此全搨而精摸之不爲幸與

題名百有六人孔氏十六可謂盛矣然不與韓勑班者以是孔聖子孫謙不敢上人也然以見韓明府之功甚大雖聖族亦不敢與之齒也而然不居人後者尊孔聖也

又題名百有六人看似隨手紀載然其位置前

後皆有意義韓明府大書褒異特為鄭重王元君真以是道士意特外之故居次之次西門儉不書官位亦必異人同心否亦齒德之最尊者涿郡太守下四人其爵皆尊然皆魯人故又次之故從事魯之從事也相史相主簿皆魯相屬吏也故牽連及之碑陰唯曲成侯王暠以侯封居首然名而不字則緐釋所謂爵雖報而年尚稚者耳餘人官位不過令長督郵從事之類無

尊顯者獨孔氏有褒成侯侍郎御史以是孔姓子孫故謙居衆人之次左側書東海傅居首亦猶首列曲成侯之義次則令長丞尉本郡官也魯傅充子豫雖是尊爵亦抑居衆人之次不與東海傅伍亦抑書褒成侯諸孔之義賓主之分秩然右側唯蕃王狼子爲最尊然不以居首而與安德侯相平陵令並列然書特縱横於碑陰爲絶異中外賓主之分始終秩然也

上黨楊禹子禹字上從百下從四都氏陳氏皆以爲萬細觀陳古白搨本首無兩點中筆又不直貫上下不知當是何字俟更詳之 右碑右側

隸法以漢爲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爲奇絶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郭引伯稱此碑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之神助弗繇人造所謂星流電轉纖踰植髮尚未足形容也吾向以褚河南書疏

瘦勁鍊如鐵綫綰成究其本根實原於此余臨此碑屏當一切極三年之力精意追擬僅乃完之一筆不合輒便廢去蓋書成復易者凡五變矣固知索解人不得然爲有合於古亦何必復宜於今老子言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不足爲道也嗟乎此中甘苦豈可與揣籥捫燭者道哉

鄭芷畦云漢碑門生故吏姓名俱書碑陰此碑

於正文之後接連書之餘者書於碑左側接連碑陰又接連碑之右側亦創見也按鄭以此碑環而書之恐未必然當年雜記出泉人名本無先後之次但既是一時連書斷無突然驟變之理今碑陰與前正文九人書法略同當是書完正面接書碑陰碑陰既完書已盡矣踰時有出泉者又書碑之左側踰時又有出泉者又書碑之右側碑已書徧無可書矣而出泉者紛然未

已故優隨地增記記洮一時故書亦因時各異
雖繇書法變化然觀其與時消息之妙亦可悟
書無定則已

百石卒史碑宋張稚圭據圖經謂是鍾太尉書
此碑兖州府志亦云出太尉手按魏志繇以太
和四年卒上距永興元年尚七十八年距永壽
二年亦七十四年計此時繇尚幼冲决無能書
碑之理今之談漢碑者稍前必以歸之蔡邕稍

後必以歸之鍾繇二碑正當蔡邕之時或以歸諸邕尚有可據而云鍾繇決無是理大段邕所書碑有據者唯鴻都石經繇所書碑有據者唯勸進受禪表餘皆無據不足信也已

助泉之數碑末九人八千三百碑陰六十四人二萬八千一百左側一十七人四千七百右側一十八人六千合之共四萬七千一百或以出泉之數甚少似乎儉嗇何以遽能集事如此鄭

並睢云秦漢之際用半兩泉自孝武元狩五年
上林三官初鑄五銖泉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
之中興仍用五銖泉終兩漢之世不癈也西京
泉極重而𡚁輕耿壽昌以穀賤傷農建常平之
議其年斛五泉泉之極重如此桓帝不從更鑄
之議用五銖泉如故此時泉貴之貴賤雖不得
盡知然流布人間者猶少靈帝中平三年鑄四
出文泉亦五銖也其時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

象兆見此泉成必四道而出及京師亂泉果流布四海然當宣陵永壽中泉少流布故人皆貴重碑中人士率泉佽助至有四萬七千餘脩造宅廟禮無不具備於是天雨降澍舉國蒙慶可謂極天人之感應宜其刊石表銘聲垂億載者矣

舊說謂東漢承王莽僞制人無二名按二名唯後漢書無之漢碑多有他不具論即此一碑二

名者便數十人可知前語無據
永興元年魯相平請為聖廟置百石卒史到此
遂有守廟百石孔恢一人知相平之請為功聖
廟甚大然前所請置者孔和也曾未兩年遽易
孔恢不解何故
此碑上承斯喜下啓鍾王無法不備而不可名
一法無妙不臻而莫能窮衆妙後此唯鍾太尉
賀捷表王右軍蘭亭揚義和黃庭內景経為能

得其不傳之妙歐虞以後各得一體而未屆精華褚河南雖極意摹擬然具體而微畢竟一間未達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全法此碑竟至形神畢肖然猶覺摸擬有跡唯顏上黃庭蘭亭乃為入神觀其形貌無一筆似者而神而明之獨見天則此所謂自成清淨法身者與臨古至此方入神解

漢碑有雄古者有渾勁者有方整者求其清微變化無如此碑觀其用筆一正一偏游行自在動合天機心思學力到此一齊無用此唯捻破管畫破帋筆成冢研成凹漸老漸熟乃始恍然遇之口說不濟事

玩此知王知徵文徵仲二公貽誤草法楷法不淺

書到熟來自然生變此碑無字不變衆字百字

不知多少莫有同者此豈有意於變只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變再以數變輒窮吾以孔蘇韓勑史晨三碑舉似學者以爲遒古莫如孔和清超莫如韓勑蕭括莫如史晨三碑足槩漢隸其實孔和史晨二碑皆各就一偏而詣其極唯韓勑無美不備以爲清超却又遒勁以爲遒勁却又蕭括自有分隸來莫有超妙如此碑者則此碑實足並有孔和史晨之勝千變

萬化而不踰矩更非孔和史晨所能盡而知而好之者曾無一人不自老夫發之千百載後誰復知古人有此一段奇特

此碑書有五節體凡八變碑文矜練以全力赴之故力出字外無美不備銘文則矜意稍解清超絕塵緣欲筆不著帋文後九人韓勑大書姓字文如薤葉獨為矜重後八人比於銘文無復矜意而清圓超妙動手自然碑陰與文後八人

風韻略似而天機浮動一正一偏往往於無意之中觸處生妙至兩側而筆益縱絶矣左側踰時復作別開一境筆雖極縱而清圓超妙復縱不踰矩右側則興已乘竭但存一段清氣於空明有無之間雖不作意而功益奇增書人名或以書法各各不同為出兩手細玩未然乃兩時書非兩人書斜斜整整轉見天倪即此點可見當時神妙無方非復規矩所能程限矣

世之為隸書者多以匾濶為漢方整為唐其實漢隸何嘗不方整但於精神今古之間分優劣耳如此碑有一字可目為唐否

古人作字無不始於瘦勁後乃遷流漸歸肥碩吾嘗得安陽古布安陽二字筆瘦如鍼又嘗見大禹開山幣面四字幕二字點筆瘦如鍼又得太公九府圜法筆亦細瘦蓋作書之始但取足以紀事而止故略存書意不求觀美而書遂以

通神韓明府此碑全取古刀布之法不落二帝三王以下風氣獨得古書之元此所以超出漢人為書中無上神品也

碑字之數正文四百五十有九內闕二字碑後題名八十有八字碑陰七百四十字內闕二字左側一百四十八字右側一百五十五字凡一千五百七十字綂而計之凡有八變細玩則千變萬化無所不有吾題之曰彝聖而為之贊曰

緊唯韓勅獨探書元纖踰植髮造筆軒軒如星之流如電之騫冥心孤詣直契無言宏啓風流為晉唐始山陰競秀褚顏繼起銀鉤鐵綫鍼在綿裏異流同源爵然不滓

余臨此碑凡經三年經始辛亥六月至壬子五月五易藁矣獨其神妙之處始終未契於心九月既望將復重臨而囍疢大作聯綿不已每欲拈筆腕弱手戰輒便蹙然中止今年夏杪乃始

力疾完之未知果有契與否然亦已三折肱矣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秋七月十四日成漢隸之妙無過敘篩此碑余一意凡臨七本初時意粗筆重未或能似入後抽換既多漸次近似此爲第六本蓋其不似者屋一二耳鶴山得此當知老人於此閒曾費幾許苦心也甲寅九月廿一日恭壽老人再書後

虛舟題跋原卷三

金壇王　澍篛林著
吳興溫　純一齋訂

漢魯相史晨祀孔廟二碑

史晨祀孔廟碑有二前碑記史晨祀孔子奏銘後碑則詳敘到官年月與其饗祀之盛并附載當時脩濆治井及置守冢吏等事蓋史晨之於孔廟其禮可謂備至不止出家穀致祭一事也

趙德甫金石錄載有史晨謁孔子冢文其略云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云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按自丙申至於戊子相去五十二日三月十八日爲丙申四月十一日不得爲戊子此閒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不書三月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則知閏月之當爲三月且爲月小盡無疑也二碑之外又有謁孔子冢文則史晨有三碑矣而又云魯相晨有兩碑

何也且又稱其他文字雖完皆不可次第故其
碑目將二碑前後易置郭允伯金石史亦因之
蓋因前碑之首云建寧二年後碑之首云建寧
元年而誤也按史晨祀孔子在二年而到官則
在元年後碑乃追叙其到官之期并槩括前碑
之旨而備言之本是一事而前碑禮莊故書亦
端謹後碑隨事勒石故書亦大小不倫以此而
言故當以奏銘為前碑也兩碑蓋即一石長短

方幅既同而每行之末兩碑各闕一字婁氏字原謂當是前碑之陰其說是也余故合而臨之以破從前疑誤

兩碑闕字各據金薤琳琅檢取碑中所有字補之其無者則仍闕前碑闕一字後碑闕二字後碑苐三行獻之下碑文蘉字尚可見而金薤琳瑯以為闕苐九行流下苐十一行右下各闕一字而金薤琳琅不越字俱未是今一仍舊

前碑飲酒畔宮繇辯云周公禮殿記開建畔宮任伯嗣碑脩序畔校皆以畔爲泮乾巛所挺按八卦坤從巛釋文云坤本亦作巛蓋即以巛而縱之耳孔和碑則象乾巛巍孔羨碑崇配乾巛與此略同衡方碑威肅剥巛堯廟碑乾巛見徵則又小異孝經援神挈隸釋云即契字詩邶風死生契闊釋文云契亦作挈爾雅釋天霓爲挈貳釋文云挈或作契則契挈二字古通用以共

煙祀周禮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鄭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以煙為禋亦有自汁光之精字原云即黑帝叶光紀也禮記月令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釋文云叶本又作汁樊敏碑歲在汁洽又以協為汁史記歷書作洽天官書作叶洽則協叶汁三字古皆通用後碑無公出享𪉷之薦慶彝釋云慶即薦字韓勑後碑慶薦十里靈臺碑先慶毛血張公神碑歲聿

再蔓費鳳碑上書而蔓君皆以蔓爲薦不能得
香酒美肉䋣釋云肉即肉字越絶書陳音對越
王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宍正同肉顔毋开舍集
韻丌亦作开說文云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今
以开爲井盖從井小變縮其兩直之首耳

漢尹宙碑

碑在今河南鄢陵婁機漢䋣字原所未載崑山
顧寧人始著於金石文字記然亦不詳其所自

出也康熙五十四年鹽城宋稚恭以九十六歲爲鄢陵令搨一紙見寄完好無闕金石文字記稱篆字磨滅碑但言州辟從事本無豫字寧人誤也宙以熹平六年四月卒繇辭稱四年亦誤也字法圓厚於楷爲近在漢繇中又別一格顧寧人云左傳襄公三十年有尹言多當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以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鉅

康郡於文不當省氏字河東郡自有楊縣顧寧人以鉅康之鹿不當從金顧南原云廣韻言鉅鹿郡名漢書只作鹿寧人謂不當從金非也又寧人以位不福德福字為副字之誤南原云福與副同廣韻福衣一福也今作副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其字從衣俗本史記譌作福魏上尊號奏以福四海欣戴之望副亦作福

漢人隸書每碑各自一格莫有同者大要多以方勁古拙為尚獨尹宙碑筆法圓健於楷為近唐人祖其法者歛之則為虞伯施擴之則為顏清臣可見古人能事各有原本而能絕詣其極所以獨有千古也碑在鄢陵今尚完好金石文字記以為豫州從事豫字闕按後漢志鄢陵在潁川郡宙始為潁川五官掾功曹後辟豫州從事卒於官碑不言豫州者潁川為豫州刺史所

郡本在畿内當時人所共知故題額不言豫州也碑本無闕字顧盖據已裒成本言之未嘗親見全碑而按之地志信是豫州遂以爲闕豫字耳

漢車騎將軍鄧隲討羌竹簡

東觀餘論云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皆章草書古雅可喜然往往散亂不可考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按范

畔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隲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隲爲羌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己之語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於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隲大將軍召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隲也所討畔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

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而安帝紀七月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又按安帝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若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鄧騭討之二年始召還而騭

本傳云元年夏羌畔詔隲討之冬召隲班師據紀召隲還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傳稱元年召還亦誤也宜以簡爲正

漢嵩山太室石闕銘

太室石闕銘宋歐趙洪三家皆未著録前明崇正丁丑虞山錢牧齋始見程孟陽所藏宋本繫跋其後然謂至正時其石已毁今其闕巋然在中嶽廟前則知牧齋之說非也今顧寧人金石

文字記謂銘八行年月職官姓名共十三行頌南原緜辨因之余以雍正九年七月得新榻一㡀於郃陽褚千峯首有篆額兩行銘八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十行則知二顧亦未嘗親見全本其謂共十三行者亦非也然孟陽所藏紙墨精古信是舊榻而剥食殆盡今余所得乃是新本且的是一石而字之存者十得八九盖不可解又可知顧氏之云剥食殆半者亦非也余生後

歐趙數百年歐趙所未見者余乃得見又前人皆未得其全余乃得之不爲幸歟

篆額兩行中嶽泰室陽城六字陽文銘八行曰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譌作日惟中□□□此闕三字顧誤作二崇高神君冢二字疑□□岱顧誤作休人闕半字絶春生□□二字顧作万物今闕□寸起雲潤施源流乀闕左上半□□宣並天顧云並天普天也古人省文四海莫不蒙

恩聖朝肅敬衆庶所尊□誠奉祀領謁作起戰

慄盡勤以□功德刻石紀文垂顯□異以傳後

賢凡十八句并首兩字凡七十四字年月及職

官姓名十九行元初五年四月東漢安帝十二年戊午

陽城□長左馮翊□萬頁作年呂常始造作此石

闕時□□□□字詳未顥字疑可川太守京兆杜陵

朱□丞□□□□以嘗□字疑可□監□府□□

□□□□丞河東臨□□□□□□□□□□

□□□吏□□□鄉三老嚴壽□□□□佐石副丞字疑可崇高亭長蘇重時監之陽□千陵亭部陽陵格王□功副□鄉王文□潘□□□□之共□□□□□□□陽□□□君□□□□□□□□人馬□□□□□□□人者左半闕□□□□□□□少末行少下尚數字不可考有尚存八十字不全者二剝蝕者八十許字存已泐正相半頗以為多漫滅不可識亦是依稀料度語又此

碑每作波法皆雙勾尤漢碑所僅見者不可不詳識之也

漢開母廟石闕銘

開母廟夏啓母廟也漢避景帝諱故改啓為開碑建於漢安帝延光二年與少室石闕同時凡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銘十二行紀年一行後銘十一行此與少室石闕字皆小篆

前題名十行行七字唯第三行六字共六十九

字内模糊七字無上層故無闕文其文曰□□
□開母廟□□神道闕時太守□□朱寵丞零
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户曹史夏效監掾陳
脩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冀秘俊廷掾趙穆
户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佐左福
題名之後有界道上下通界道之後為銘文銘
有上層通前後銘十二行四字為句上下兩層
每層六字行共十二字下層五行後有界道舊

失上層今上層又得四字每行存十字模糊二

字共一百四十四字內模糊四十七字其文曰

□□□□阝阝上左闕下右闕百川栢鯀稱遂□□□

原洪泉浩浩下民震驚□□□功疏河寫士九

山甄旅□□□文□納氵此字右闕預作漢廷未是山辛癸

之開□□□又寔勤斯民同心濟□□□□□

杞繪疑即此字右檜字氵模糊替又遭亂秦□□□耳於

茲馮神禰彼飛雄□□□庭原祥符瑞靈支與芝

通
挺生□□□化陰陽穆清興雲降雨□□□
□守□不歇性比乾坤□□□□栢□我君千
秋萬祀□□□□□碣銘功昭眡後昆
銘後紀年一行文曰延光二年延上模糊四字
年下空二字為後銘重曰二字行凡六字
後銘文凡十一行九行之後有界道上下通九
行之前上層止存兩字模糊四字九行之後則
十二字俱全共一百三十二字六字為句內模

糊五十三字其文曰□□□□□厂此字右下模糊悳
洋溢而溥優□□□□□政則文耀以消揞□
□□□□雍皇極正而降休□□□□□□芬
茲楙於圉疇□□□□□□木連理於芊條□
□□□□□腓鄉祚日新而累熏□□□□□
化咸來王而會朝□□□□清靜九城□其脩
治□□□□□□祀聖母孝山隅神□亨而□
格釐我后以萬祺于□樂而罔極永歷載而保

之

嵩山三石闕自宋以來談碑刻者皆未見唯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有之而其所得之字不及余之多太室石闕顧僅得銘文及題名共十三行余今所得篆額兩行銘文及題名共十八行此闕顧僅得下層失上層余今所得并有上層字雖未全然比之寧人可謂富矣

漢嵩山少室石闕銘

闕建於漢安帝延光二年三月與開母廟石闕
同時碑已其年而知是延光二年者以開母廟
題名考之皆同則其同爲一時所立無疑也碑
後太室石闕五年題銘名同者唯嚴壽一人嚴
壽在當時爲鄉三老此爲將作掾上層已失將
作掾三字適在其首未必果是其官領寧人竟
作將作掾嚴壽恐未是碑一十九行上層既亡
每行不可知其字數今據現存者首二行乃其

銘前斷闕僅存八字二句日月一行四字題名一十六行每行四字共六十四字其文曰口蔽林芝緜日月而右八字二句銘文下空一行而顧寧人以爲闕四字蓋誤空行之下則有三月三日郡陽城縣興治神道三行一十二字又空一行則有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户曹史夏效監廟掾辛述長西河圜陽馮寳丞漢陽冀秘俊廷掾趙穆户曹史張十一行四十四

字又空一行則有詩将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
始三行十二字終焉或曰此闕唯銘前有三失
日月以後俱無闕其曰三月三日者開母廟石
闕已列延光二年此闕蓋即同時所立故不須
復列其年也開母石闕不書日月此不書年蓋
互見也古人文字簡質如此題名以下以開母
廟題名校之官閥名姓皆同則知此以上無闕
字也以此推之此理或長於前

葉封嵩陽名刻記謂兩闕石甚麤劣空地閒雜花文亦不工細即篆文亦未盡善按古碑石皆麤劣不特古人質樸蓋質粗則堅剛能受風日而可久故三代以上碑之存者皆粗石既粗則刻自不能工然刻雖未工而字殊樸茂商彝周鼎清廟明堂可以尋常耳目閒琱巧之物同日語乎

漢夏承碑

字原云夏承碑在洺州州衙洺州今北直廣平府也王秋澗則云在今廣平府學今其石已亡不可得而考矣金石録云此碑元祐間因治河隄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成化己亥秦民悦跋云碑之下截凡一百十字年久蝕食係後人摸刻則成化間元碑下半已重刻矣至嘉靖二十四年知府唐曜重刻於漳州書院跋云碑因取石築城爲工所毁元碑於是全亡今世所

行皆漳州本也較之元碑不惟筆法全失并字畫之譌者三十有七至以勤約作勤鉊則又譌之最甚者矣元搨余曾見兩本一則何屺瞻太史一則楊景西明府楊本闕字正與秦跋合則猶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也余至淮陰而楊本已為吾友畢既明鉤得然終以斷闕不全為恨及還二泉臨江刺史胡君玉筍忽有鉤本而一百十字巍然竟完於是發意精摹一本昔江陰

徐子擴雙鉤一本寄都太僕元敬元敬喜甚以為與今本絶異余兹所臨蓋又遠出太僕上矣碑首舊有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字篆額今本無之而何楊兩元本亦未搨得故余所臨竟亦闕如也碑自臨汝帖目為蔡邕書到今曾無異論碩南原云中郎之跡傳於今者惟石經遺字為有據與此碑字體不類殊不足信卓哉南原可謂老識今世所存漢碣率以歸之中郎不

知漢人隸書上承斯喜下開鍾王沉冥抉扎如夏金鑄鼎自足典型百世何必推本中郎始堪增重乎

此碑字特奇麗有妙必臻無法不具漢隸之存於今者唯此此絶異然漢人渾樸沉勁之氣於斯彫刻已盡學之不已便不免墮入惡道學者觀此當知古人有此奇境却不可用此奇法

漢韓仁碑

碑建於漢靈帝熹平四年宋歐趙二公寵摟博采可謂無所不盡獨遺此碑意當時塵埋土食爲歐趙所未及見故婁氏漢隸字原洪氏隸釋隸續亦不之及金哀宗正大五年滎陽令李輔之行縣始發地得之著於翰林學士趙秉文跋然康熙間脩　佩文書畫譜復又見遺顧南原隸辨專摟漢碑不遺殘闕而亦闕如爲可恠也雍正五年余獲一本於廣陵筆法蹤勁頗類婁

壽禮器等碑碑書八行下半斷裂不知每行闕失幾字故余臨是碑於文義不屬處各空一字以存其舊計字一百三十有四不全二字篆額十字分兩行書長短隨字結搆不規規就方整故行間犮亥和而能變玩其筆法與隸書故是一手所作可稱雙絕也

漢曹全碑

碑書疏勒國王事與後漢書異按西域傳靈帝

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王按此則和得乃疏勒國王季父為弒君篡位者非弒父也而碑云弒父篡位與史不合者一也史云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碑云和德面縛歸死還師

振旅與史不合者二也靈帝紀黃巾賊張角以中平元年二月反碑云七年三月按靈帝光和但有六年無七年其七年即是中平元年張角以是年起兵而碑云光和七年三月張角起兵不合者三也豈當時邊報流傳亦復不實碑僅據流傳者書之故多誤耶抑王敞王畢等為諛詞以媚官長故為是文飾之語以張之也是時東漢之末朝多失政野多妄誕為此固宜乃景

完以黨錮賢人亦復不禁而甘受其誅何況其餘又何況今日耶於乎

又史作曹寬碑作曹全史以曹寬爲戊巳司馬碑以曹全爲戊部司馬史以疏勒王爲和得所射殺碑以和得爲和德又史作和平元年碑作河平元年皆記載偶誤無足深辨

六朝兩儀鏡

雍正七年十月白下張君開夫以古鏡見遺狀

如桃而長旁有邉緣鼻大寸許在緣中鋭處鼻下有楷書三行云人有十口前牛有角後牛有口走凡一十三字不解作何語華十五澂山云恐是甲午造三字後閲宋姚寬西溪叢語亦載此鏡中十三字釋果如澂山之云葢以知澂山之解語也楷下有虎虎下有辟禍去結四篆字旁有軒轅維法造丹藥百煉成得者身昌十四篆字分兩行篆法圓密不類漢法又漢未有楷

此鏡定是漢以後物楷法遒勁中有逸態無唐時方整宿習絶似六朝人書與後魏張猛龍碑及隋龍藏寺等碑正相類當是六朝時物辟禍去結下有陰陽兩畫余定爲六朝兩儀鏡其光赫爍對日照之芒長可丈許中有圓光如彈丸刺目灼膚不可逼視奇物也

虛舟題跋原卷三

竹雲虛舟兩題跋翰林王太史之所作也刊之者一為壽泉錢君一為竹坡楊君皆蓀子汸所手書也餘自幼與汸往復每于讀書之暇臨摹寫跡不置而去非求是於是書為有得戊申秋訪覓其板閒已散佚矣刻未竣而徒失終不得之行於世良可惜也夫太史之題跋考古證今別誤拒辟道古人所未道且以權衡人品為勗無忠孝廉節

之行縱筆墨不減元常逸少亦寶不錄是
識大有功于世教者不特辨碑碣之真偽字
畫之跂趨以求之工拙而已焉可以不傳哉以
是可不傳之書而以板失而不傳也豈可乎
爰重付梓人以公同志至于獲書之由補原
之故具有諸先生之原序在
乾隆戊申冬日吳興溫純謹識